

去年获布克奖的小说《轨道》中,国际空间站绕地飞行,每天站里的宇航员会见证16次日升和日落,每个人都需要在这种错乱的时空概念中调整自己。六位宇航员中,内尔热爱潜水。潜水与太空行走在她看来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内尔对潜水的回忆,让我想起一次在泰国的潜水经历。为了看鱼群,我们一行七八个人在水下28米处停留,未承想遇到了比较大的流。大家被冲散后,又努力重聚到一起,打算结束这趟旅程。

做水下安全停留的时候,我们发现身处大蓝海,周围充盈着世界上所有墨蓝颜料涂抹在一张画布上的色彩。抬头是被水波切成一片片、一缕缕,并在阳光照射下闪耀、摇晃的海面,低头则是蓝而黑的纯净一片,没有任何可参照的东西,光线被拽入深海消失不见,所有的距离感和远近、大小的尺度随之崩塌。

恐海的人,最怕的就是这一幕,它有个非常具象的名字:深海恐惧症。教练打着手势让我们彼此对视,不要往下看,以免恐慌,我却忍不住要注视这无尽的蓝黑。

中性平衡的状态下,我尽量小口平缓地呼吸,放松全身,让自己平卧,这样,我就看不到自己的

下半身和脚蹼,盈满视线的都是那一片大蓝海。我们害怕黑暗,是因为黑暗中潜藏着的“有”,我们对黑暗的恐惧往往是对“有”的担忧和惊惧。但适自我。六位宇航员中,内尔热爱潜水。潜水与太空行走在她看来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从星空到深海

张滢莹

生出“有”,也就没什么可怕的。此刻,我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放松——放松因呼吸起伏的胸腹,放松从四肢到指尖、从背脊到脖颈的每一块肌肉,放松因为殚虑生死而紧绷的大脑。

被海水温柔拥抱的人,就像回到母亲的子宫。除了呼吸器里我自己的吸气和吐气时咕咕噜噜的水泡声,这个世界无比安静。被拽向黑暗的光线在水波中微微震颤扭曲,其他一无所有。没有寂寥,没有恐惧,没有喜悦,没有痛苦,深海吸走了你所有情绪,就像永恒的死温柔地环抱着暂时的生,让人知道自己的被包容、被允许。

我的意识消失于其中,重新汇成一个没有身躯的自我。这个自我无需矫饰,没有责任和义务,没有愧疚和负担。这个自我

是坦荡的,无须躲藏也无处可躲,深海知道一切,接纳一切,消融一切。

这个自我不在过去、当下或未来。它是跳出时间序列的贼子,跻身于前往另一个平行宇宙的窄路。它不在乎世界那头是什么在游荡,量子世界、鬼魅幽灵还是外星人,它注视着想象中深不见底的裂隙,准备以无形的躯体纵身一跃。

“叮叮!叮叮!”我的幻梦被一阵清脆的敲击声打破。潜导敲着叮叮棒,提醒我们要上浮了。自此,我的人形才重新聚拢,血液开始奔涌回流,手脚各自归位,肌肉各行其是,牵拉着我不情不愿的内心离开那片肃穆和空无。

升水后,我发现自己身处一片广袤无垠的海面,没有任何视觉参照物。虽称不上风急浪高,但也颇不平静,我们彼此抓着臂膀,才不致被冲散。四周没有人烟,没有船,没有太阳,乌云翻腾——我们离预定的升水点尚有一大段距离,洋流把我们冲向了一个完全未知的地方。这一刻,恐惧才回到我的神志里。原来人需要在自己的认知范畴里,比如波涛汹涌,比如在大海中迷路,才会感到害怕。

潜导安慰说,已经联系上船只,很快就过来了。于是我也不害怕了。害怕也没有用,此刻我对自己的生命没有任何掌控力。渐渐习惯了在浪头中的起伏后,我把脸又埋入水中。我惊讶地发现,从刚才做5米停留的头顶,到如今脚踩的水下这片浅水区,有无数的微小的银白、粉红、浅紫的光点和光带像迷梦一般游走、闪烁。光点以固定频率闪动,光带则依次明暗,成为一条条、一截截迷你霓虹灯条,仿佛散布水中的迷你摩登城市。我以为自己产生了幻觉,定睛再看,竟是拳头大小、身

体几近透明的水母在身遭漂浮,它们一张一合自如如游弋,数量多到好似慢镜头里飘飞的雪花。

内尔也曾路过这样一群发光生物,她说,这就像星星在周围闪烁。后来我才知道,光点和光带来自它们身体内部的荧光素,水母用这种特殊物质来交流、狩猎、防御和导航,可第一眼看到时,除了震惊还是震惊。刚才在水中抬头看,因为明亮光线的映照,我丝毫没注意到它们的存在,自嘲了一场与海洋的寂静会面,实际上,它们始终陪伴左右。就像夜空中的星辰那样,水母安静不语地路过我这个人,以及人类的大惊小怪、不知所措。

我抬起脸,和潜伴比画,让她也低头看,但她摇摇头,用眼神让我看向另一边:船来了,我们该走了。登船再看,离开阳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是人们挂在嘴边的一句老话,意思是亲眼看见的要比听说的真实可靠。据说此话源于孔子。《论语·公冶长》有言:“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予予与改是。”讲的就是要真正认识一个人,不能只听其言,而要观其行。

这自然有其道理。因为耳听的是间接的情况,其间经过多个环节的传递,由于各种原因,会出现各种不同的谬误,而眼见是直接的接触,自然要实在得多。不过,大千世界是复杂的,有许多事情眼见也不一定“为实”。这点,孔子也是有阐述的。孔子在周游列国期间,一度断炊,弟子颜回有天弄到一些米,在米饭快熟的时候,孔子看到颜回掀起锅盖,抓了一把米饭往嘴里塞。孔子没有声张,等颜回将饭食献上来时,假称梦到祖先,想要用这锅白米饭来祭祀祖先。颜回连忙说米饭已

“眼见”未必“为实”

江曾培

原被他吃了一口,不能用作祭祀。原来,煮饭时房梁上掉了灰尘在锅里,颜回觉得沾了灰的白饭扔掉可惜,就抓起来吃了。孔子知道真相后,感叹不该用片面所见去怀疑颜回,去度量别人。他说:“所信者目也,而目犹不可信。”也就是说,“眼见未必为实”呵。

《三国演义》中司马懿之所以中了诸葛亮的“空城计”,也在于他亲眼见到诸葛亮大开城门,并独自在城楼上悠然抚琴,从而误以为西城不“空”,内必暗藏大量伏兵,引诱他进城,由此他不敢进攻,并引军后撤,失去了唾手可得胜利。这对司马懿来说,在相当程度上也是误信了“眼见为实”。

近年来,随着虚拟技术的快速

发展,以假乱真的景象层出不穷,“眼见为实”就愈难做到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宇宙中本有大量东西是人的眼睛根本看不到的。

人的眼睛能感知的可见光在380到780纳米波长范围,波长以外的光都看不到,如红外线、紫外线。据科学界估计,人的眼睛能看见的宇宙中的东西只有百分之五,看不见的高达百分之九十五,人们面对这些暗物质暗能量,是两眼漆黑,根本见不到一点“实”的影子。当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也表现在科学家正努力通过各种先进科技在破解它们,以便人类更好地认识宇宙,掌握世界。

这启示我们,认识世界,洞察人生,光靠眼睛去看是难于落“实”的,重要的是要跟上时代,加强对现代科技的学习,增强智慧,用心用脑去看,像孔子教导的那样,努力做到“智者不惑”。

沿墨尔本的海岸散步,听《外滩18号》,感觉缺一个字:仙!既然海蓝得这么没有天理,我又何必太食人间烟火呢?

如果不是小住城南,旅游团一般是不会安排圣基尔达海滩的,也就不会赤脚踩着干净的木板,通过长长的栈桥,在海鸟和鱼儿们列队欢迎的仪仗队中,直溜到海中央的餐厅。也就不会在晃着双腿批阅“奏章”时,蓦然发现意大利面包还这么绵软可口,好吃得令人频频回首。也就不会一个人为了它偷偷跑出来,并恰逢一场雨阻断了归途。

其实那样的时刻,应撑一把浅色的伞,与某人漫步。看帆影点点,海鸟掠身,对坐四面环海的餐厅。点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对方眼中的温情和一道道碧浪涌向沙滩,如此才对得起这片以浪漫闻名的海滩。是不是有偶像剧里的感觉啊!

在墨城,缺乏想象力是难以发现它的美的。联邦广场的抽象建筑,小街小巷的随意涂鸦,都有可能拨动你的心弦,激发心中沉默许久的心浪。许是曾为首都的原因吧,这里也是著名的艺术之都。不必进那些规模宏大的博物馆、艺术馆,从一些小巷墙角的涂鸦上就可以在那些凌乱而绚烂的色彩中感受到浓浓的艺文氛围。所谓的艺术氛围,不只是阳春白雪,也要有深入民间的色彩。在联合小巷可以看到每天都在更新的画墙,霍霍尔小巷相对就高端一些,很多画作估计出自名家之手。市区东北的菲茨罗伊区,在火车沿线的围墙上,人人都可以画上一笔。更有玫瑰街艺术家集市旁的咖啡店和国际象棋学校的涂鸦墙上,常有惊鸿一瞥的震撼。所谓高手在民间,在这里就可以找到注脚。这些跳动的文化元素,用鲜活色彩展示了墨城的另一种繁荣。

在澳大利亚,库克船长是百分百的明星,他为这片大陆带来了文明,也带来了一个又一个颠覆性的变化。当皓月温柔地照在他曾住过的小屋时,我才发现正值国内的中秋节,突然有些想念万里之遥的四川。

抚摸着木屋上的斑驳,嗅着空气里湿润的青草味,不由得感叹:时光旧了,青春走了,而爱,依然穿越万水千山。当年他登上这片古老又陌生的土地时,是否如我今天一样发现,月光照得见的地方,都是家乡!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他乡明月照故乡

映铮

晨曲 (中国画) 戟锋



北外滩那一马路工厂

王立华

北外滩,高楼鳞次栉比、马路开阔整齐,一派新景象。邻近提篮桥的昆明路一带是一片原先的老马路,其中还有一排坐南朝北的旧厂房,整个厂房足占60米间距,在昆明路100号大门口竖挂着一块招牌“上海减速机械厂有限公司”,这在时下城市产业结构调整中是很难见到的了。

回想起二三十年前,北外滩一带尤其是周家嘴路沿线马路工厂特别多,文教机械厂、标准件工具厂、标准件六厂、千斤顶厂等,大都是中小型工厂。随着周家嘴路拓宽,城市环境改造,这些工厂见不到了,所以说昆明路上这家减速机械厂算是古董级了。

上海减速机械厂是1984年由位于长寿路的上海传动机械厂和位于昆明路的上海变速机械一厂合并组建的,厂总部设在长寿路19号,昆明路厂房称为东厂。我与这家工厂有一段情缘,我是1985年调到市级机关去的,在这家厂整整待了13年。变速机械一厂的前身是上海低压阀门厂,传动机械厂的前身是粮食部上海粮食机械厂,1972年和动力齿轮厂合并,厂房位于长寿路桥东,对面是上棉十四厂,这两家厂一南一北镇守长寿桥两边,桥东面就是天目西路。

走过昆明路看到上海减速机械厂招牌,一种怀旧情感油然而生。进去一打听,原来的厂工会主席吕勤学还经常来上班,负责厂退管会工作。见到她感到十分亲切,她告诉我,减速机械厂是2003年改制的,长寿路上的厂房已搬迁到罗泾工业园区,昆明路上厂房还在运作,主要是技术、管理和经营部门。她领着我参观了一下,车间里放置着不少车床、铣床、刨床,仓库还有各类成品。二楼走廊挂着“多级变速机产品荣获2020年度延长油田十大科技成果奖”等照片。她还告诉我,厂里的产品还应用于神舟五号载人飞船跟踪测控系统和远望1—4号船车载设备传动系统,厂里被上海市科委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我说,厂里发展挺快啊。

接着我们又谈起往事,我说,著名作家胡展奋也在厂里工作过。吕勤学说:“是呀,他现在还是新媒体大咖,他的微信视频号我每集必看,十分精彩,厂里一些老同事还经常提到他。”不久前,胡展奋还召集了老同事欢聚。大家说,分别50年了,大作家还没有忘记我们,难得。胡展奋说:“我是1972年到1975年在传动机械厂的,这是我人生路上的第一站,我是不会忘记的,我还记得厂里食堂阿姨阿姨下的菜汤面真好吃。”

这家厂的变迁见证了上海中小型制造企业发展和城市更新的一段历史。看着老厂房,我的心中涌起一股暖流,脑海里浮现工厂生活的美好记忆。



我后生晚辈,因供职于上海图书有限公司收购处,于旧书稍有历览,收购经历偶见奇趣。今检拾一二,记诸笔端。

大约四年前,适值昭通路旧里异动迁,居民家藏古旧书多送至拐角不远的上图公司收购处。某日,一位六十岁左右的男子,腋下挟一棉被,裹着数幅卷轴,至店里求售。待征得对方同意,我便解开棉被,虽非牙签玉轴,却也是原装旧裱。展卷同时,询问来历,对方说是家传、搁置楠木箱经年云云。内有张季直行书对联等计七八副,皆真迹无疑。商谈颇欢,旋敲定价格。因间有草书、篆文,而男子不识,故要求将作者姓名及单价皆注明,回去也好跟家人交差。由于金额较大,需先报领导审批,而后由财务汇款,整个过程需二到三个工作日。这原也是国营公司一贯操作流程。对方表示认可,约定三个工作日后再至,到时银货两讫。不意两日后接到男子来电,言经家人商议,暂时不予出售。想必是查知作者名号,觉得卖亏了,惜售心理作祟。又过数月,此数幅墨迹复见诸当时位于南京东路的一家拍卖行图录,最终拍得也蛮好,就为这位先生感到高

兴吧!经此事后,凡遇非单品的大件收购,我都只报总价,不细列名目单价了。要知太守规矩,反受其弊。

2023年春夏之交,某日,中国香港籍屈女士来店咨询,欲将祖上数代所藏古籍悉数出售。我如约前往位于南昌路之老宅。临街三层,尽是屈家产业,叹为观止。暗牖蛛

收购旧书奇趣零拾

沈晶源

网,积书如垒墙。屈女士承父命,唯愿藏书归于上海古籍书店,价格不问。虽无宋元旧架,然明清精刻、影钞、稿本颇夥,且不乏名家递藏题跋。藏书多钤“番禺屈氏所藏”“荫堂”等印。知是民国广东番禺籍文人屈向邦插架旧物。

我偶于一珂罗版画册中见有《荫堂读书图》,题者为同邑王蓬,字秋澗,善章草,与张大干、吴湖帆、易大厂等过从甚密。越明年,一美籍单先生携数卷古籍、碑帖来店求售。内有武则天书《升仙太子碑》旧拓本,无飞白

书碑额,未有章草长跋,款署“无念”。我脱口而出,此“无念”为王秋澗,叶恭绰赞其章草为明初宋克以后第一人。单先生惊讶不已,即告知王秋澗为其外公,寓苏州,张善孖、张大干、吴湖帆、叶恭绰皆为座上客。晚年迁居上海。惜乎享年不永,几近湮没无闻。单先生见我一小年轻而能知此往事,不禁叹服再三。时隔数月,复约我相会于门店。前次相识,知我能释读印文,故委我将其姨母所用印章一一释之。其姨母尝随张大干习书,用印金由易大厂、方介堪辈所治,象牙芙蓉、青田鸡血,悦人心目。单先生赠我王秋澗章草王荆公诗《商鞅》条幅为谢。若非得窥屈荫堂旧藏,我何以识得王秋澗。诚如业师陈克希先生教导:“收购知识要广博,平时要留心积累。特别是要和买、卖旧书的人多交流,因为他们往往有故事。跟他们交朋友,能增广见闻,大有益处。”

十日谈

新书新知

责编:郭影

每家书店都有不同的藏书风格,那种邂逅一本好书的新鲜感是最让人心动的。请看明日本栏。